

# 打开这本儿童书《舟山渔场》 回溯一段童年的快乐旅程

□陈时杰

一

杜甫的《曲江二首》中其二有“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”之句。如果以人的有限寿命作为参照物，这本书名叫《舟山渔场》（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，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次印刷）的书可以归为“古稀之书”。我买下这本书，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而是源于对于鱼那刻入骨子里的记忆钢印。

《舟山渔场》是一本儿童读物，写于上世纪50年代，作者：鲁克；绘图：赵白山；装帧：马如瑾。对于书作者、插画师和装帧师，我一无所知。于是，我在网上猛找资料，也有所收获。

鲁克，原名邱建民，1924年出生，浙江镇海人，上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1946年创办《青苗新闻社》，50年代起侧重儿童文学、科学文艺作品创作，著有《小黑鳗游大海》《谁丢了尾巴》《魔牛金鱼》《闪光的蛇宝石》《魔鬼海》《海豚3号》等，是“科学童话十家”之一。虽然这些介绍中没有提到这本《舟山渔场》，但从出生地域、作品形式大致可以推断《舟山渔场》应该是他的作品。

赵白山，1906年生，江苏张家港人。早年毕业于新华艺术专科学校，擅长科普插图，1954年起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儿童美术插图工作。《上海图话——百年插画艺术档案（1900—1999）》一书中选了他所画的一幅《中华杂技团》，还有一篇《“硬笔写实”四十载——蔡康非谈科学美术插图的创作》，蔡康非先生回忆他们这一代科学美术插画师，大部分都有自己崇敬的前辈或者师傅，他是看赵白山先生的画长大的。

马如瑾，1925年生，籍贯河北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。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，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研究会理事。

一本薄薄的儿童读物，集聚了当时三位在儿童创作和出版领域响当当的人物，也是如今我们需学习借鉴的。

记得当年就读的技校在借嵊山中学上捕捞课时，正值舟山渔业生产辉煌时期，特别是每年冬季带鱼汛期，东南沿海六省二市万艘渔船云集人口只有1万余人、面积只有4.22平方公里的嵊山岛。嵊山有泗洲塘湾和箱子岙湾南北两个天然渔港，箱子岙比泗洲塘繁华发达，居民房屋依坡而建，层层叠叠，彼此错落有致地相依，从港湾一直建到山上，犹如兄弟一般亲近。中间一条长方形青石条铺设的路面，坚固、豪气又亮眼，给拥挤的海岛渔镇平添几分阔朗之风。后一条隧道穿山而过，贯通南北渔港。每逢风暴来袭，万千渔船进港避风，一艘紧挨一艘，夜晚来临，千帆林立，渔火点点，连海接天，璀璨耀眼，使人不由想起郭沫若先生的那首《天上的街市》。



二

在早已过了再读儿童作品的年纪，又一次捧起《舟山渔场》，似乎要跟自己打个赌，童年的生活记忆是否可以在一本儿童书上找到？

现在，我与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姐弟俩一起穿越到上世纪50年代的舟山渔场。

暑假第二天，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听到爸爸要到舟山群岛调查渔业情况，兴奋地也要跟着去，爸爸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他们第一站来到我国著名渔港沈家门，上岸后先去参观了鱼栈，看到一簇簇堆得像小山似的大黄鱼、小黄鱼、乌贼、比目鱼，还有海蜇，这些鱼货是要装运到全国各地去的，听到舟山渔场年产二百五十万担的鱼，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既新奇又惊讶；出了鱼栈，他们来到了国营渔市场，了解到渔民叔叔们如今翻身当主人了，不再受鱼霸的剥削，生活比以前愉快多了；出了渔市场，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第一次亲眼看见一条万余斤的大鲨鱼躺在海滩上，他们听到一个高个子、长着满脸胡须的渔民叔叔在大声讲述着捕到大鲨鱼后遇到大风浪，在万分危急的关头被人民海军的炮艇连船带鱼安全送回港的经历。

第二天，爸爸带着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参观了舟山船厂和舟山鱼粉厂。船厂正在打造船身有五丈多长、一丈四尺宽、能载重六万斤的“打洋船”；鱼粉厂工程师介绍从起重机将船上的鲜鱼吊到码头之后，一直到用机械切块、烘干、榨油、磨粉、装袋、缝口为止，全部工作都是连续进行的，从鲜鱼到制成鱼粉只需一天。

参观完船厂和鱼粉厂后，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在海塘上看到远处海

滩有一个与他们差不多年龄的十二三岁背着小篓子的孩子，从容地在潮水快满到膝盖的当头上走了海滩，姐弟俩跑过去，想看一看背篓里有些啥。很快，三个同龄的孩子成了好朋友，并知道了新朋友的乳名叫“小黑炭”。“小黑炭”跟他们讲了捕鱼的趣事：“最有趣的是捕黄鱼，发汛的时候，我们就伏在船舱里。用耳朵贴着船底来寻找鱼群……我们一听到‘咕、咕、咕’的叫声就知道鱼群来了，那时，我们顺着它们的叫声下网，一网总是好几百斤。”“捕带鱼也很有趣。带鱼来的时候，也常常成群结队的，我们用网捕，也用钩钓的。用钩钓很简单，只要把小鱼切成一段段饵，扎在钓钩上放到海里去，要是有一条带鱼吃饵上了钩，就能长长地拉上来五六条。”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正听得得意犹未尽时，“小黑炭”就约他们下午一同到海滩上去拾泥螺……

后来几天，“小黑炭”成了他们的向导，跟着“水怪伯伯”出海捕鱼，去看海上日出，看渔民叔叔在冰厂取冰，看晒鱼场劈鲞工人剖大黄鱼，还拉住见过一面的海军叔叔讲护送渔船出海捕鱼的故事。之后，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几人乘帆船到了普陀山，踏沙听潮，高兴地唱起了歌，在回沈家门的海上，他们幸运地看见了拜江猪（海豚）。当时从沈家门到定海有乘船和坐车两条可走，他们告别了“小黑炭”，坐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定海古城，姐弟俩在了解定海古城的历史后，又看到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嘴角不时流露出一种衷心的喜悦。他们最后一站是岱山，看盐民叔叔在烈日下晒盐，知道了一颗颗洁白的盐粒是经过盐民叔叔们辛勤的劳动才取得的。

三

虽然《舟山渔场》只是一本儿童读物，许多的语境，许多的场景，许多的画景，对Z世代的年轻人来说，在恍若隔世之感中充满了好奇与陌生，但对我来说，却都是熟悉的，亲切的，因为曾经的我也如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一般的年纪，可惜“小真”和“小地”没来嵊泗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也会在时空穿越中相见，而我就是“小黑炭”。

薄薄的一本《舟山渔场》，还是让我感到曾经生活过的珍珠般美丽的小小岛屿，所赠予我观察万花筒般世界的眼睛和大海般开阔的情怀，还有渔港不眠的渔火，映红了夜空无数的星星，也映红了大海无数的鱼儿。

想像自己变成了一条鱼，那碧蓝的海洋是我的家，花一样的鳞片是我的衣裳，我盛装出游，从东游到西，从西再游到东，兴高采烈一直游下去，游到小鱼出生、大鱼老去。就像童年的歌谣，从少年唱到壮年，从壮年唱到老年，歌声一遍遍响起，却又一遍遍消失于大海深处，等到回音从远处传来，我又变回了自己，手上拿着一本童话故事书，刚好读到最后一页。我合上书，仿佛听到潮涨的声音和鱼季的汛期，看到鱼眼炯炯和渔网闪闪，故事与现实又一次重合在一起，渔场与鱼汛又一次书写在一起。

《舟山渔场》既是一本儿童书，也是一段童年的快乐旅程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

起网



大黄鱼丰收